

国名学经典
名句珍藏

历代史家之绝唱 天下兴亡之慨叹
中华民族智慧与经验之结晶
进可安邦治国 退可明哲保身

二十五史

名
句
解
析

(下)

天人 / 主编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国学经典
名句珍藏

二十五史

名
句
解
析

(下)

天人 / 主编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自古帝王之兴，诚有天命，亦赖累功积德，方契灵心。

【注释】《北史·魏本纪第一》。

【解析】据《北史》作者李延寿记载，魏始祖神元皇帝乃神女所生，而魏桓帝降服漠北三十多个小国，魏穆帝统一了北魏三部，他们都靠自己的英武过人积累功德，位至帝王。因而李氏认为自古以来帝王的兴起，是天命所授，却也是帝王自身积累功德，契合天意。这种说法比附神灵天命，有一定局限性。

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

【注释】《北史·魏本纪第二》。

【解析】北魏太武皇帝明于刑赏，赏赐功臣不遗漏地位低下的人，惩罚治罪不避讳亲人，即使宠爱的人，也始终不违背刑法原则。他常常说：“法令，是我和天下人共同拥有的，我怎么敢轻视呢？”大臣们犯了法，没有得到宽限的。太武皇帝能有此远见卓识，不愧为一代明君。

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

【注释】《北史·魏本纪第三》。

【解析】北魏孝文皇帝听览政事，从善如流。他同情百姓，常替人民考虑，甚至对胡越等边疆民族，也亲如兄弟。他常常从容地对史官说：“公正客观地记录时事，不要隐讳国君所做的坏事。国君自己作威作福，史官又不记载，那他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孝文皇帝要求史官秉笔直书，堪称一代仁君。

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活。

【注释】《北史·魏本纪第五》。

【解析】东魏孝静皇帝与渤海王高澄在邺东打猎。孝静皇帝骑马奔驰如飞，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跟在后面大喊：“天子不要骑着马奔驰，大将军会发怒的！”后来高澄举着酒杯说：“我劝陛下不要这样。”皇帝很不高兴地说：“自古以来天下就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我为什么靠不骑马奔驰存活。”这反映了孝静皇帝对受制于高澄，不能独立行事的强烈不满。

为臣奉主，匡救危乱。若处不谏争，出不陪随，缓则耽宠，急便窜避，臣节安在！

【注释】《北史·齐本纪上第六》。

【解析】齐高祖神武皇帝打败魏帝，进入洛城，停驻永宁寺，他召集百官训导说：“身为入臣，侍奉君主，就要拯救国家的危乱。如果在朝廷上不谏净，君主出行不陪同，放松的时候争荣争宠，危急的时候迅速逃窜，那么为臣的气节在

哪里？”神武皇帝的这些话表明了他对大臣所寄予的厚望和对他们的严格要求。

帝王之位弗常，有德者受命，时乃天道。

【注释】《北史·周本纪上第九》。

【解析】北魏恭帝欲禅位给北周孝闵皇帝，他下诏指出当年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都是顺应时代潮流，而魏已不能顺应天时，所以禅位给周。魏恭帝派大宗伯赵贵给孝闵皇帝送信。信中称帝王的职位不能长期占据，有德行的人秉承天命成为帝王，是遵循天道。后来，孝闵皇帝登基后，封魏帝为宋公。

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行。

【注释】《北史·隋本纪上第十一》。戢(jí)：收敛。

【解析】隋文帝灭掉南朝最后一个国家陈国，俘获了陈后主李煜。他下诏说：“天下已经统一。军队可以树立国威，却不能不有所收敛；刑法可以辅助教化，却不能擅自专行。”隋文帝看到了军队和刑法对于治理国家的积极作用，也深悟滥用军队和刑法造成的严重后果。后世君主可从中得到经验和教训。

礼不从天降，不从地出，乃人心而已者，谓情缘于恩也。

【注释】《北史·隋本纪上第十一》。

【解析】隋文帝下诏书，讨论丧葬礼仪的问题。他指出礼仪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生出来的，它是由人内心发出的，即所谓恩情。文帝这一观点具有进步意义，他承认情感是礼仪制度的根本出发点，而不固守儒家传统中愚孝的礼仪制度。

义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僚之智，万国欢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乐。

【注释】《北史·隋本纪上第十一》。

【解析】隋文帝临崩之前，留下遗诏，顾念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读之令人慨然心动。他说：“我有君臣间的忠义，父子间的深情，又凭借百官的聪明才智，令举国上下欢心，这让我这个君王能够永远安宁和快乐。”隋文帝征战一生，统一了全国，他对臣子、对亲人、对百姓的款款深情，让人唏嘘不已。换一个角度看，也正是因为隋文帝能够使臣下忠义，父子情深，又能够利用百官的聪明才智，使全国人都能拥护他，所以他才得以成大事，成为一代开国之君。而隋炀帝杨广恰恰与这些情况相反，他既不能使臣下忠义，又不能与亲友和睦，同时也不能很好地任用手下的百官，不能得民心，而是一味地贪图享乐。开凿运河供自己玩乐，无止境地役使全国人民，终至民怨沸腾，所以他的败亡失国也是必然

的。这可以说是一个辩证关系。

人生子孙，谁不念爱，既为天下，事须割情。

【注释】《北史·隋本纪上第十一》。

【解析】这句话也出自隋文帝的遗诏。他指出人生了儿孙，有谁不惦念爱护，既然为了天下人共同的幸福，就必须割舍亲情。此言与“忠孝不能两全”互为表里。隋文帝从为人父母的角度，表达了对国家的忠诚，对子女的深情。

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能，振拔淹滞。

【注释】《北史·隋本纪下第十二》。

【解析】隋炀帝登基后，改郡县，改度量衡，改官制，并大赦天下。他下诏书指出自古以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没有不选贤德有才能的人，他们都从停滞的状态中振奋有为。隋炀帝此言表达了他欲奋发治国的雄心壮志，以及他对人才的重视。

居高而必危，每处满而防溢。

【注释】《北史·列传第二》。

【解析】隋炀帝的皇后萧氏是个颇有见识的女子，深得炀帝宠敬。她看到隋炀帝不行德政，日益失去民心，不敢谏言，就做了一篇《述志赋》提醒隋炀帝居高位就一定会有危险，而东西满了就要防止它溢出来。后来，炀帝终因不听劝告，恣意任为而自取灭亡。萧氏的确是一位值得称颂的有德皇后。

君则亡逸于上，臣则履冰于下。

【注释】《北史·列传第三》。

【解析】萧丕建成宅第，魏文明太后亲自前往祝贺，并作劝诫歌辞赐给百官，萧丕上疏赞谢太后。太后说：“在上的君主逃跑了，在下的臣子便如履薄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太平盛世就很难达到了。”这句话表明了太后对萧丕的看重，希望他能竭心尽力辅帝治国。

露竹霜条，故多劲节，非鸾则凤，其在本枝也。

【注释】《北史·列传第三》。

【解析】北魏洛阳令萧志不畏强权，与御史中尉李彪争路，他们二人都入见魏孝文帝，面陈得失。孝文帝命令他们分路而行，萧志便与李彪拿尺子量路，各取其半。孝文帝与邢峦谈及萧志，邢峦指出霜露中的竹条，多有刚劲的节气，萧志一定是个如鸾凤般的奇才。

死犹顾北，况于生也？

【注释】《北史·列传第四》。

【解析】魏临淮王彧出奔梁。梁武帝爱惜他的才能，派仆射徐勉私下里劝彧留下。而彧特别孝顺，执意要回国，他说：“死去还要看着北方，更何况我还活着？”梁武帝无奈，以礼遣送他回国。这句话表现了临淮王彧对北方的眷恋。他宁可抛弃南方的荣华富贵，而要回到北方去侍奉老母。

性无骨鲠，善事权势，为正直者所讥。

【注释】《北史·列传第四》。

【解析】临淮王彧的弟弟孝友，为沧州刺史。他为政温和，喜欢行小恩小惠，所以不能清白，但也没有什么侵犯。孝友虽时有美誉，却本性懦弱，无骨鲠之气，而且善于侍奉权贵，为当时一些正直的人所讥笑。彧和孝友为官不能清白，却都博览群书，擅长著文。他们二人的行为对为官的人有启示作用。

古人有言，“百足之虫，至死不屈”者，以其辅己者众。

【注释】《北史·列传第五》。

【解析】魏明帝除去京兆王子推二儿子遥等的属籍。遥上表引用古人之言，举汉世兴隆的例子，向明帝证明他家一族是先帝的子孙，不能除去他们的属籍。他认为古人所说的“百足的虫子，到死也不僵直”是因为辅助它的东西多。那么明帝也应保存属籍关系，加强骨肉亲情。

乃可死作恶鬼，不能生为叛臣。

【注释】《北史·列传第五》。

【解析】刺史元法僧叛乱，元显和与他交战被俘。元法僧拉着他的手让他同坐，他坚决不肯并说：“我宁可死了之后作恶鬼，也不能活着的时候当叛臣。”于是神态自若地被杀掉。这句话表现了元显和坚贞不屈的气节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品格和视死如归的态度。

遭风云之余，不建腾跃之功名，非人豪也。

【注释】《北史·列传第九》。

【解析】魏道武帝为代王时，张袞为左长史，他经常给道武帝出谋划策，曾辅助道武帝出奇兵战胜蠕蠕。他常对人说：“主上天资杰出，聪颖过人，一定能拥有天下。况且适逢良机，不建立丰功伟绩的人，也不是豪杰。”张袞为一代英才，是北魏时著名的谋臣。

自古明王圣主，皆虚心纳谏，以知得失，天下乃安。

【注释】《北史·列传第十一》。

【解析】魏武帝封于谨为三老，向他询问政见。于谨指出自古贤明的君主，都虚心接纳进谏，凭此了解自己的得失，这样天下才能安定。此言劝诫武帝要虚心听取大臣的进谏，了解为政得失，以维持国内政局的稳定。于谨是前朝老臣，为社稷立下了汗马功劳。

木从绳则正，君从谏则圣。

【注释】《北史·列传第十一》。

【解析】于谨以木头和准绳为喻，说明君王只有虚心听取谏言，才能圣明。历史证明，从谏如流是圣明君主治国的法宝。当年厉王弭谤招致国人的反抗，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而后来唐太宗李世民虚心听取魏征的进谏，成就了有唐一代的伟业。

恭俭福之舆，傲侈祸之机。

【注释】《北史·列传第十二》。

【解析】崔罔齐天保年初，任尚药典御。他为人恭俭自修，所得俸禄都分给了亲故。临终的时候，他告诫两个儿子：“恭俭是福禄的车子，而傲侈给祸患提供契机。”崔罔给孩子的遗训，对后代有极深刻的影响，它告诫天下父母溺爱骄宠子女，就是埋下祸端，夺走他们的幸福之车。

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视，何必蓬头垢面而后为贤。

【注释】《北史·列传第十二》。

【解析】封轨好学，通览经传。他把自己修饰得干净整洁，仪容很魁伟。有人说他：“有学问的人不修边幅，你又何必这样呢？”他说：“君子整理他的服饰帽子，使他的仪容尊贵。难道蓬头垢面的人才能称为贤士？”封轨是进步的学士，他不同于墨守成规的迂腐文人。

至秦以后，生则不能致养，死则厚葬过度。

【注释】《北史·列传第十四》。

【解析】刁冲是儒生，但他性格刚烈，不畏强权。刁冲的曾祖刁雍曾作《行孝论》，以劝诫子孙。其中指出从秦代以来，老人活着的时候不能赡养，等死了厚葬又奢靡过度。这是儒家传统丧葬仁孝礼仪中的弊端。刁冲写信和国学中的诸儒讨论这件事，他们都无言以对。

专古也,理与今违;专今也,太乖曩义。

【注释】《北史·列传第十五》。曩(nǎng):过去,以往。

【解析】公孙邃出任青州刺史,在任时去世。魏孝文帝认为他政绩可嘉,就下诏褒奖他,并在郾宫为他举哀。当时各种制度都在革新,青州佐史对为公孙邃服孝表示怀疑,孝文帝于是下诏书说:“专事古代的礼仪,与现在相违背;而专事现代的礼仪,又与以往的礼仪相去甚远。”他要求官员们斟酌两种情况,商量其中得失。

亮之相备,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

【注释】《北史·列传第十五》。

【解析】毛脩之与崔浩共同讨论陈寿的《三国志》。崔浩认为陈寿有良史的风格,他的著述自班固以来没有人能比得上。而毛脩之指出陈寿曾为诸葛亮门下的书佐,他评诸葛亮说:“应变不是他的专长。”但崔浩坚持说:“诸葛亮辅佐刘备在天下英雄奋发的时刻,他们君臣相得,如鱼和水的关系。”可见,崔浩认为诸葛亮是合时宜,善于应变的。我们觉得崔浩对刘备和诸葛亮君臣关系的评价还是恰当的。在古代的君臣中,像刘备和诸葛亮这种君臣关系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刘备开始就能三顾孔明于茅庐之中,使孔明大受感动,后来刘备又充分信任诸葛亮,刘备对诸葛亮未有丝毫猜忌,所以在历次针对魏、吴的军事行动中,诸葛亮都不为掣肘,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其实刘备之所以能够成大事,也就是因为他性格中有这一方面的过人之处。他非常会揣摩臣下的心理,也即韩信所谓“善将将”。用鱼水关系来比喻刘备与臣下的关系,一点也不为过。

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礼既废也,其能久乎?

【注释】《北史·列传第十六》。

【解析】源师北齐时在祠部为官。孟夏季节出现了龙星,他请求进行雩祭。录尚书事高阿那肱以为真龙出现,惊喜地问:“龙在哪里?什么颜色?”源师说:“这是龙星出现,按祀礼应当雩祭郊坛。”阿那肱很生气,祭事没有进行。源师私下里感叹:“国家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事,祭祀礼已经废止了,国家还能长久吗?齐不久就要灭亡了。”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

【注释】《北史·列传第十八》。

【解析】卢诞博学多识,文章有词采。魏帝想让他做王子们的老师,就下诏说:“教读经书的老师容易找,而教做人道理的老师很难得。”卢诞以儒学为业,周文帝以他为儒宗学府,当时备受推崇。魏帝此言指出老师的职责不仅在教

书,更重要的是育人。

善言远者,必先验于近。

【注释】《北史·列传第十九》。

【解析】高允博览群书,通经史、天文、术数。他奉诏领著作郎,与司徒崔浩著述国记。当时崔浩聚集术士们,考校汉元以来,日食月食,五星行度。他们讥讽前朝史书的缺失,并作魏书给高允看。高允说:“要善于说远的事情,一定要先验证近来发生的事情。……你们现在讥讽汉史不觉得不对,恐怕后人讥讽现在,也像你们讥讽古代一样。”

史籍,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诫,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

【注释】《北史·列传第十九》。炯(jiǒng):光亮。

【解析】魏景穆帝责备高允不按他的要求写史。高允说:“史书,是帝王的实录,将来的明诫。现在人通过史书了解古代,而后来人通过史书了解现在。所以帝王的言行举动,没有不全部载入的,作为君王应该慎重啊!”高允此言表现了他作为史官秉笔直书、不肯隐恶的品格。

士大夫学问,稽博古今而罢,何用专经为老博士也?

【注释】《北史·列传第二十一》。稽:停留。

【解析】李场倜傥有大志,喜欢饮酒,他常常对弟弟李郁说:“士大夫的学问,能博古通今也就罢了,为什么要专攻经书成为老博士呢?”李场不主张皓首穷经,成为专攻经书的老博士。他的这一观点有进步意义,打破了儒家学者读死书、死读书的桎梏。

自古诚臣贵仕,文武不备而能济功业者鲜矣。

【注释】《北史·列传第二十一》。

【解析】李子雄家世以学业自通,而他独善骑射。他的哥哥李子旦责备他:“放弃文学而习武功,不是士大夫的本业。”李子雄说:“自古以来忠诚的大臣贵在进入仕途,文才武略不具备而能成大功的人实在太少了。”子雄主张文武兼备,摒弃纸上谈兵的想法具有战略眼光。

古攻战法,倍则攻之,十则围之,圣驾亲征,诚应大捷,所以无大获,良由兵少故也。

【注释】《北史·列传第二十二》。

【解析】高间到行宫拜见魏孝文帝指出：“古代攻战的方法，人数超过敌兵数倍就要进攻，人数超过敌兵几十人就要包围，如果皇帝亲自出征，那么就应该大捷，而没有大的收获的原因是士兵太少的缘故。”高间精通兵法，出谋划策，很有道理，因而得到了孝文帝的嘉奖。

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识古。

【注释】《北史·列传第二十二》。

【解析】江式从小专研家学，善训诂。延昌三年三月，江式上表讨论从古而今文字的演变过程。并指出文字是经史典籍之宗，王政教化之始，是前人流传给现在，现在人了解前人的工具。江式的这句话，强调了文字的重要作用，指出了它对传播人类文化所做的重要贡献。

凡论大事成败，先须以至理断之。

【注释】《北史·列传第二十四》。

【解析】隋文帝准备伐陈，军队驻扎在长江边上。一位大将晚上坐在军帐中说：“也不知能不能战胜江东？”薛道衡分析：“讨论大事的成败，必须用至理来判断。”他列举了陈朝后主四个不利条件，认为隋朝应迅速出击，志在必胜。这位大将佩服道衡的韬略，并升任他为吏部侍郎。

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

【注释】《北史·列传第二十七》。

【解析】房彦谦家业很丰厚，又有居官多年的俸禄，但他都用来周济抚恤了亲友。因而变得家无余财，车马服饰器用都很俭素。他过得怡然自得，曾经从容地笑着对他的儿子玄龄说：“别人都因俸禄而富有，我单因做官而贫穷，我留给子孙后代的只有清白啊！”彦谦两袖清风，是一位清廉正直的官员。

消功者，锦绣雕文是也；费力者，广宅高宇，壮制丽饰是也。

【注释】《北史·列传第二十八》。雕：画。

【解析】李彪针对当时浮华相竞，不以官制为序，而随心所欲过奢靡生活的情况向孝文帝上表提出：削减功业的是锦绣雕文；而耗费人力财力的是雄壮华丽的广宅高宇。这句话尖锐地指出了官吏们为自己营造安乐窝，互相攀比，以至成一种不良风气的状况，反映了李彪关心时政，不畏权贵的品格。

上之所好，下必从之。

【注释】《北史·列传第二十八》。

【解析】魏孝文帝时，李彪上表指出：“皇上喜好的东西，下面的人一定跟着喜欢。”他举例说越王喜欢勇敢的人，而国内的勇士大多轻易地死去；楚王喜欢瘦弱的人，而国内有多少人为了讨国王喜欢忍饥挨饿。李彪以此来反衬孝文帝生活俭朴，为政辛劳。

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

【注释】《北史·列传第二十九》。

【解析】建义初年，杨逸为光州刺史，当时灾害连年，他打算用仓廩中的粮食振济百姓，但管仓库的人害怕获罪不敢给，于是杨逸说：“国家以人为根本，人以粮食维持生命，如果因此获罪，我心甘情愿。”他用粮食救济百姓，还在州府门口发放救济粥，得到接济的有一万多人，庄帝因此表扬了他。杨逸为政爱人，这种精神值得后代官员效法。

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经合义，亦达者之令图。

【注释】《北史·列传第二十九》。

【解析】皇太子失宠，晋王广与他争夺王位。因为杨约得到魏文帝的宠幸，所以晋王信任他。晋王用张衡计策，派宇文述用重金贿赂杨约，通过他向文帝表明意思，并游说他：“遵守正义履行职责，国家大臣本来就应该这样做；而违背经义符合道义，对贤达的人来说，他的意图也是美好的。”

自古贤人君子，莫不与时消息，以避祸患。

【注释】《北史·列传第二十九》。

【解析】宇文述劝杨约要认清形势，在皇太子失宠，文帝欲罢黜他的情况下，请求文帝立晋王广为储君。宇文述指出自古以来的圣贤君子，都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以躲避祸患。因而杨约也应“识时务者为俊杰”，力保晋王。杨约听了宇文述的分析，同意了他的请求。

山以仁静，水以智流。

【注释】《北史·列传第三十一》。

【解析】郭祚随魏孝文帝游幸华林园，看到景阳山，他说：“山因为仁德而宁静，水因为智慧而常流，愿陛下您以它们为榜样修行。”孝文帝说：“魏明帝因奢侈而失于前朝，我又怎么能重蹈他的覆辙呢？”郭祚说：“您的品格向大山一样崇高，我们都敬仰您。”郭祚以山水喻德智，以赞美孝文帝的崇高品德。



天下有道，主明臣直，虽休勿休，永贻世则。

【注释】《北史·列传第三十一》。休：休整。贻(yí)：遗留。

【解析】齐天保初年，文宣帝给高阳王纳张晏之的女儿为妃，并下令在晋阳举行大礼。张晏之在后园陪宴，宾客们都赋诗。张晏之的诗是：“天下政治清明，则君主明智大臣耿直，即使想整顿也不用整顿，这将永远留给后世作为效法的准则。”文宣帝欣然接受了他的讽谏。

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后间耳。

【注释】《北史·列传第三十三》。

【解析】夏侯夬曾与南朝人辛谡、庾遵、江文遥等人终日游玩。每次酣饮的时候，他总是说：“人生短暂，就如同朝露，坐上相看的你我，也得先后去世啊！”此言表达了夏侯夬的生世之感。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人生的悲观态度。他看到了人生的短暂，却没有因此而奋发，倒终日沉湎于欢饮之中，消磨意志。

食少兵精，利于速战；粮多卒众，事宜持久。

【注释】《北史·列传第三十三》。

【解析】正光末年，三秦反叛，侵犯到了三辅。当时承平盛世已久，人们不习惯战斗。而三秦陇兵却很强悍，李苗上书指出：粮食少兵器精良，有利于速战速决；粮食多士兵多，宜于打持久战。陇兵人多资用少，应该疾攻，迟了恐怕就要坐等崩溃了。李苗的战略从敌我双方考虑，很是合情合理。

洁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

【注释】《北史·列传第三十五》。

【解析】袁翻议论边戍的事情，其中谈到：“如果欲清洁水的支流，就要先清洁水的源头；如果欲理清事情的末端，就要先端正它的根本。”袁翻此言指出了追本溯源的重要性，告诫我们办事情要从根本出发，顾全大局，抑末必须治本，洁流必须清源。

音乐之起，本于人心，天之应人，有如影响。

【注释】《北史·列传第三十七》。

【解析】周武帝时，斛斯微为司乐中大夫。武帝认为他教育人有方，就让皇太子和诸皇子身穿青衿，行束脩之礼，拜斛斯微为师。斛斯微擅长音律，他指出音乐是从人内心中发出来的，天用它来比附人，就像影子和回响一样。此言揭示了音乐的本质，但掺入了天人感应说。

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谴之以殃。

【注释】《北史·列传第三十七》。

【解析】周武帝初崩，周宣帝准备迅速操办丧事，令朝臣们商议。从前被武帝除官的郑泽，为宣帝所宠，他献上新乐。斛斯徽不同意用新乐，反驳说：“做善事的人，老天用洪福回报他；做恶事的人，老天用祸殃谴责他。”他举例，舜弹五弦琴，唱《南风》中的诗，天下大化；而纣做朝歌，北里的音乐，国家却灭亡了。这句话劝谏宣帝对丧礼的音乐要慎重。

乐也者，和情性，移风俗，动天地，感鬼神，祸福所基，盛衰攸系。

【注释】《北史·列传第三十七》。攸(yōu)：放加动词前，组成名词性词组，相当于“所”。

【解析】斛斯徽精通音律，他从儒家传统出发，指出了“乐”的重要作用：调和性情，改变风俗，甚至能感动天地鬼神。祸福是以乐为基础的，而国家的盛衰也与乐息息相关。这句话体现了儒家以礼乐治国的观念，告诫宣帝要重视乐的增减及对国家的影响。

古人唯患察狱之不精，未闻知冤而不理。

【注释】《北史·列传第三十八》。

【解析】辛雄用心平直，明于断案。他观《春秋》后指出古代的人只担心考察刑狱不细致精微，还没听说知道有冤情却不受理的。辛雄的公正严明得到清河王怱的赞赏，怱常对人说：“有辛雄在，就没有诉讼官司。”

人生厉心立行，贵于见知，当使夕脱羊裘，朝佩珠玉。若时不我知，便须退隐江海，自求其志。

【注释】《北史·列传第三十八》。

【解析】高道穆结交名流俊士，因字写得好，而名传于世。他少年有大志，常对人说：“人生一世，最重要的是心迹与行为得到时人的了解，应该晚上脱掉羊皮袄，早上就能佩带上珠玉。如果得不到时代的认可，就应该退隐江河湖海，去寻求自己的理想志向。”这句话表明了高道穆“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政治理想。

有国有家者，不患人不我归，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敌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

【注释】《北史·列传第三十八》。恃(shì)：依靠、依赖。

【解析】高谦之上疏陈述国家的弊端，请求魏帝明察。其中谈到：“有国家的人，不担心百姓不归附，而担心政权不立；不依靠敌人不攻打，而依靠不可侮

辱。”高谦之主张仁政，维护国家的尊严，这种思想具有进步意义，对古今中外的为政者都有借鉴意义。

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

【注释】《北史·列传第四十一》。

【解析】元景安本是魏帝宗族。天保年时，齐帝诛杀元氏亲族，景安之徒疏远宗室，请求姓高氏。元景皓说：“怎么能抛弃本宗族呢？大丈夫宁可节烈而死，也不能屈节求命。”景安把这话告诉了齐文宣帝，于是景皓被诛杀，家属流放到彭城，而景安独赐姓高氏。

土相扶为墙，人相扶为王。

【注释】《北史·列传第四十二》。

【解析】尉景有果下马，文襄帝向他要，尉景不给，说：“土互相支撑着成为墙，人彼此帮助能成为王；难道你连一匹马都不蓄养，还得向人要吗？”齐神武帝对着尉景责罚了文襄帝。尉景不肯纵容文襄帝，他指出小孩子不能溺爱，否则今后会不听劝告。

所谓众者，得众人之死；所谓强者，得天下之心。

【注释】《北史·列传第四十二》。

【解析】齐神武帝把尔朱兆拒在广阿，他惧怕尔朱兆兵多势众，不敢挑战。段韶给神武帝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他指出：“兵多，得到的只能是众人的死，而强者得到的是天下人的心。”段韶认为尔朱兆行不善，失掉人心，神武帝若攻打他，一定能胜。

箭虽注不射，刀虽举不击，矛虽按不刺，尔犹顿丧魂胆。

【注释】《北史·列传第四十三》。注：集中于某一点上。

【解析】杜弼认为齐神武帝身边的文武大臣，贪污受贿成风，很少有廉洁的，请求神武帝先除去内贼，再抵御外寇。神武帝令军队张弓挟矢，举刀按矛站在路两边，并让杜弼在中间走，说：“一定不会伤着你。”杜弼战栗，汗流满面。神武帝给他解释说：“箭放在弦上不射出，举起刀不攻击，矛握在手里不刺杀，你还吓得失魂落魄。诸大臣厮杀疆场，百死一生，他们虽然贪鄙，我取的却是大处啊。”

赏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罚一人使天下之人服。

【注释】《北史·列传第四十三》。

【解析】梁贞阳侯萧明攻入彭城，文襄帝派高岳、慕容绍宗和杜弼去讨伐。临走的时候，文襄帝赐给杜弼一匹胡马，令他陈述可以鉴诫的为政方针，杜弼说：“刑赏是天下的大事。赏一人可以使天下的人高兴，罚一个人可以使天下的人折服。这两件事处理恰当了，自然就会把国家治理好。”文襄帝很高兴地说：“你的话虽不多，却正中要害。”君臣握手而别。

人犹水也，法令为堤防，堤防不固，必致奔突，若无决溢，使君何患哉！

【注释】《北史·列传经四十三》。

【解析】郎茂为卫国令，当时狱中有二百多名囚犯，他亲自审理，几天就释放免罪一百多人。魏州刺史元晖对他说：“长史说卫国人不敢申诉的原因是害怕明府。”郎茂说：“人就像水，法令就像堤防，堤防不牢固，水一定会奔涌出来，如果不决口溢水，又使你有什么忧虑！”郎茂以水与堤喻人与法的关系，鲜明生动，新颖独特。

良玉未剖，与瓦石相类；名骥未驰，与弩马相杂。

【注释】《北史·列传第五十一》。

【解析】周文帝要改革时政，弘扬强国富民之道，苏绰尽其所能，做六条诏书。其中第四条“擢贤良”提到：美玉未经剖割，和瓦块、石头相类似；名马没有驰骋，和弩马夹杂在一起。他以此类比贤士未被任用时，混杂在平常人中，劝谏周文帝要认真审视，仔细考察，擢升贤良，治国兴邦。苏绰的意见为周文帝采纳并施行。

玉以洁润，丹紫莫能渝其质，松表岁寒，霜雪莫能凋其采。

【注释】《北史·列传第五十一》。渝：改变。

【解析】隋炀帝派苏威和他的儿子、孙子一起驻守关右。一年多之后，炀帝亲手写诏书说：“玉洁净温润，丹紫不能改变它的本质；松树经历寒冬，霜雪也不能使它的颜色凋落。”炀帝以玉和松树来比喻苏威一家的品质气节，凝重贴切，表现了他对苏威的尊重与信任。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为鉴诫也。

【注释】《北史·列传第五十二》。

【解析】北周一位大臣认为史官秘密书写善恶，不能够达到惩戒的目的，就上书周文帝说：“古代国君设立史官，不仅仅是为了记事，而是把史书作为借鉴的根据。”此言指出了以史为鉴的重要作用，劝谏周文帝开诽谤的言路，纳忠臣的良言。



大丈夫除贼，须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斫直刺，慎莫畏死。

【注释】《北史·列传第五十四》。稍(shuò):同“槊”，古代兵器，杆儿比较长的矛。斫(zhuó):砍。慎:表示告诫，相当于“千万”。

【解析】耿豪武艺高强，性格粗犷，随周文帝在芒山作战时，他对部下说：“大丈夫除敌人，应该右手拔出刀，左手握着矛，直砍直刺，千万不要怕死。”他一个人呼喊着重入敌阵，大战了好几个回合。耿豪所言，表现了他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勇武的战斗精神。

大丈夫富贵何必故乡！若以妻子经怀，岂不沮人雄志！

【注释】《北史·列传第五十五》。沮:颓丧。

【解析】杨纂二十岁的时候，跟从齐神武帝在信阳起兵，立下了军功。神武帝封他为武州刺史，他自认为赏薄，心中怀着怨愤，经常叹息说：“大丈夫要富贵何必眷恋故乡！如果以妻子儿女为寄，岂不是使人的雄心壮志颓丧。”杨纂胸怀报国之志，为了前程，宁可抛家别子。

人所贵者忠义也，所惧者危亡也。

【注释】《北史·列传第五十五》。

【解析】大统初年，杨纂入关。周文帝拉着他的手说：“人最珍贵的品质是忠义，最惧怕的事情是危亡，能不怕危亡，亲自实践忠义的人，我见到的只有你啊。”于是封杨纂为永兴县侯。周文帝此言，高度赞扬了杨纂的品格，杨纂也不负所望，在河桥、芒山之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位至骠骑大将军。

世间贫家兄弟多相爱，由相假藉；达官兄弟多相憎，争名利故也。

【注释】《北史·列传第五十九》。

【解析】隋文帝回忆从前蔡景王杨整与自己争夺王位的情景，指出人世间穷人家的兄弟多互相敬爱，因为他们互相凭借依靠；而达官贵人家的兄弟多互相憎恨，因为他们互相争夺名利。这句话总结了兄弟间的关系状况，揭露了王朝内部为争权夺利，手足间也残酷厮杀。

儒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

【注释】《北史·列传第六十九》。

【解析】儒学统治中国封建社会达数千年之久，它博大精深，为历代统治者和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所瞩目。《北史》作者李延寿在其所著史书中也列了“儒林”人物。他在《列传·儒林上》开篇即述儒教的重要作用：儒学，是一门很

重要的学问,它对各方面都有益处,使父子之情笃厚,使君臣关系忠正,是政治教化的本源,使人耳目清明,历代君王统治的得失,都贯穿着儒道。

帝王子孙,习性骄逸,况义方之情不笃,邪僻之路竞开,自非得自生知,体包上智,而内纵声色之娱,外多犬马之好,安能入则笃行,出则友贤者也?

【注释】《北史·列传第六十九》。

【解析】北齐享国之年不长,自武平朝后儒学渐衰,帝王子孙虽习儒业,却是有名无实,只用来充充门面而已。《北史》作者李延寿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指出:帝王的子孙,性情骄奢淫逸,忠义方正之情不深厚,却竞相开邪僻之路,他们自身并不很聪颖,也不能生来就知道一切,但却纵情声色犬马的娱乐爱好,这样怎么能行为忠诚,对人友爱亲贤呢?

人之立身,虽百行殊涂,准之四科,要以德行为首。

【注释】《北史·列传第六十九》。

【解析】刘献之曾受业于程玄,后博览儒家经典,并讲习《左传》等。魏孝文帝诏徵他为典内校书,他坚辞不就。他对学生说:“人立身行事,虽然各行业不同路,但以四科为标准,要把德行放在首位。”

文之所起,情发于中。

【注释】《北史·列传七十一》。

【解析】南北朝时期,已进入了文的自觉时代。文学作为独立的一门艺术从哲学、史学中分离出来。文人们探寻文学的缘起、本质等理论问题,刘勰就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李延寿在《北史》中专列“文苑”一章,他指出人之六情,有感于五常六气,并顺应四时的顺序,因而文章的形成来源于人内心中产生的情感。

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

【注释】《北史·列传七十一》。

【解析】《北史》作者李延寿谈到南北方文学的差异时,认为江左有佐酒清欢之风,宫商乐器发达,文风贵在清绮;而河朔尚阳刚之美,词义贞刚,文风重在气质。他指出这两种文风各有利弊,适用于不同的情况。因为气质,内容就会胜过文词;因为清绮,文词就会胜过内容。内容深刻的适于实用,文辞华丽的适于歌咏。